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莊子翼卷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羅翺遠

莊子翼卷七

明 焦竑 撰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

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巵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注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巵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

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夫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天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注 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巵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為子媒必藉外論

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己則應而為是異己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耆艾之人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者皆以耆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為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為大齊惟言無言而後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為之至故曰天倪

也

劉槩 水之在危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蕴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危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

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五各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注 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

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
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注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蘁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循本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蓋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為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為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

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再化謂悲樂之變縣羅云揭也不洎不及養親也鸛蚊取大小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郭注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既以縣矣謂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注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

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云人據人各自據畛域不通也

郭注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為也不同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注

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則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衆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衆生而有為而後有衆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衆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生衆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衆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豚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蟬蛻皮也屯聚也叟叟一作搜搜音蕭

郭注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

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

呂注 因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蚹而非蜩甲蛇蚹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循本 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畧也彼指形也況乎以之與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逢往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

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蜕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蜕猶是生於蛇若影遇火與日照之則也聚遇天陰與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況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吾亦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脱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

故老子曰而睢睢灰盱盱吁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子六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漾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於而而近傲者煬炊也

郭注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注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名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諜成光則戶外屨滿之台也伯昏所以去禦寇其趣一也

江適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盥漱巾櫛脫屨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蓋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睢睢盱盱老子以為不可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者其視顛顛奚有於睢盱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管見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徇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

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為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徼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晝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平聲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

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

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亾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

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幽憂高誘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捲捲用力貌所用養地也所養人也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言富貴有養而不以昧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戴日為丹穴

呂注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先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

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為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為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俱縛

切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子華子魏人攫取也廢斷而去之也

呂注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碧虛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雞塲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鱉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鏌鎁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側雅反以治天下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魯君一作

魯侯宜有子麻也土宜糞草

管見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闇不容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可測耶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

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隋侯之重重當作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碧虛士甘陸沈無聞豈肯詘志而受無名之祿苟狥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上聲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説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説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説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説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司馬本作三珪云諸

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碧虛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巳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口義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駢）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

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匡正也縱履曳履也應門自對門也布世顧世譽也腫噲剝錯也一云盈虛不常貌

新傳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心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決壞顏回家貧處卑而飦粥絲麻之僅給

三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許慎云天子之兩觀也

疑獨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為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能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强抑强抑則内傷其神神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强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羮不糝素感切顔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顔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

之無耻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吐雷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名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

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恭伯得乎丘首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不糝無米粒也糝陵糝也削然反琴聲扎然奮舞貌共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呂注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司馬彪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

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名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一作盧水隴上曰畝隴中曰畝阻兵須強力弒君須忍垢椆水一作桐水

郭注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髙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

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頼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界血牲一本作殺牲

郭注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

呂注若與揮隨光夷齊者非持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為汙辱至於溺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為犢輒聞與揮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受也而辭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已為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於予光遂投河司

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衣齊之徒則弃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注此篇大意以起髙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吕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髙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吕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

若以伊吕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吕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蓺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在歸弃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所不取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

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

管見總論

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篠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啟有國者重道尊生

之心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忌已徇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顧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沈而畏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沈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反盜跖

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

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敎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

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嗔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

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黄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

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

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

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上聲）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

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説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平聲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

子仰天而嘆曰然栁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繫也帶牛脅以牛皮為帶也縫衣逢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

郭注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桀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注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弃聖知仁義則

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

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實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踈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别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踈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别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狥財君子狥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

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次）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干）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罹）其患也（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子貢諫）

之遂弃其疏而餓死中子或云
申徒抱甕之河或云申生也

郭注 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
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注 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
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子張以干祿
為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
為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為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
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狗天而從
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
無枉直而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為中此
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
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疇躊與事以每成功
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全將棄而天此則已之
天不以人滅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
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為累而不悟名與善亦

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管見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殉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志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

行耶故推正不忌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

協

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

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

矣侅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了意

絶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知不足云者言為知力不足故不用耶抑但推尋正道不忌故不用耶馮氣言僨畜不通之氣也內周樓疏者言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注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注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弃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

皆然不可也恢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絫意絶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茍得茍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為其所為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惕林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為為者為興名就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舍其自為而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罍空之蟻唯聚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已也不違其度

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具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興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為病寂寞為阨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濫則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楊用修 佼溺於馮氣舊注飲食至咽為佼馮音憤憤滿也按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佼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

安鴆毒聲色所迷無水自沈也故曰溺髏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何必作憤音

劉槩總論 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忌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忌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狗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末篇以子張之言為末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丹鉛錄 邵堯夫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逍遥遊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

其所與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說劒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

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説（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説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反）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説（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
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
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説之
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虚開之以利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
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名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劒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

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尋韓魏為夾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

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

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粗纓無文理也鍔劒刃也鐔劒口也鋏把也一云鐔從挍向背鋏從稜向刃也三環聞義而愧繞餒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呂注莊子之制行顧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大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劒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劒以天下為之

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劒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為劒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己所好者非真劒也諸侯以一國為劒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鍔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鋏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鍔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劒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

劉槩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

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已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劒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

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卧切）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

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

善否兩容頰字或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内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

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

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

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

失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揄袂揮袂也齊民猶言平民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兩容頰適者善悲容容顏貌調適也

郭注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嬬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呂注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

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入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莊子翼卷七

莊子翼卷八

明 焦竑 撰

列御寇第三十三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甞食於十饗而五饗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牒）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

饕人特為食羮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戸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頥杖蹙之乎頣立有閒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

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方李云道也吾驚首見人感已即違道故也饗讀曰漿謀問也貴老謂重御寇過於老人也蠱亂也多餘之贏列子作無多餘之贏當從之保附也致豐也賓者通客之人也出異猶言表異也無謂也者非道德之謂也食而遨遊本作飽食而遨遊

郭注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誠不解則外自矜飾形諜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蠱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

生也眾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汝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眾守之謂也任中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呂注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渺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貴老而重己則蹩其患而自貽也蹩同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言者為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薰蒸而孰至於成為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為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江適性猶水也凝之而爲冰釋之而爲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無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於明曾何光耀之外鎮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使辟成光人皆得以窺察之有若衆人之推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蟞其所患矣蟞亂也言其患衆至也以五漿先饋爲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己謂不遺形也北面而立辨於物也敦杖蹙之乎頤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屨跣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未至於上德之不德知可道有跡而未造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道不能使人無保爲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所以人得而保之者必有以感之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有感矣勞汝神搖汝猶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爲至言之發樂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

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循本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泯於無迹外可間謀而成光采爲人所窺也鑒猶醃釀也所患謂含其自然而從事外散故以爲患也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與漢紀蕭曹恐踰城保高祖義同敦音頻覽也處之于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皺也豫未然才或作性感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無謂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爲人之害者也孰誰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爲相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

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良良人謂緩也或作烺音浪冢也言何不試視緩墓已化化秋柏之實矣

郭注呻吟咏之謂祇適也翟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使怨死猶誠之至故爲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

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賤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間也仍自然之能以爲已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呂注　緩自爲儒而使弟爲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所以爲儒翟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爲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

弟爲而子自謂已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詞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相賓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爲已有而至於相捽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之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遁者乎有知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循本 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喻澤及三族言爲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闔盍也盍胡皆何也諄聶之詞夢中與其父言貲而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爲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厚於報其人之所爲往往報其所不能爲者緩乃責報於所爲

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恃已以賊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捽也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捽是不知天也今世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爲不可知而况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之徒爲遁逃天理之刑

通義

閩胡二句諸解無意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時之扶如拘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黨弟以致我死于十年宿怨其爲儒可知矣

陸德明

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爲功而怨其父不知翟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

其所安

郭注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爲衆人也

呂注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循本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郭注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呂注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

朱評 一 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郭注 事在於適無貴遠功

呂注 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注 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

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兵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呂注 兵莫憯乎志鏌鎁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眾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

新傳 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亡道有為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與恃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也恃之則亡

筆乘 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恚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竿牘竹簡爲書相問遺也

郭注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間也係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爲知所得者細任性大寧而至也

呂注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

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為物莫知其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為可悲也

循本　太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太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太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內中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為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甘冥即酣眠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巷困窘

織屨槁項黄馘（國）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才何反）者得車一乘舐（失）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注（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循本（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黄馘者耳黄悴消削如被馘然痤亦癰類）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余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一作士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罪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貞楨通詩云維周之楨猶云棟梁也

郭注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

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詞以支為旨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横出也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令之見驗也予顧言效彼非所以養己誤而可言正不可也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怨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呂注 易以貞為事之幹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倘不

知此而欲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如鵠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為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事華詞以大為小名實殽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寄乎神此所以為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乎自順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汝欲以聖人為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為正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禮貫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揚子云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為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耳

唯真人寂然而爲緣於不得已内外之刑安能累哉

循本　彼指民女指哀公予顔闔自謂順猶順指誤錯誤彼民安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順指亦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顔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宵人即小人古字通用漢書毋通宵人是也此闔言眞人之道與仲尼夐別也

新傳　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功不暴其神而使人相跂不顯其迹而付物自化窈分無爲而復歸於朴豈爲輔於時與夫與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眠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嘗而爲輔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詞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喪

真非爲理之道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此顔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慎一作懁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旱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猝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

不肖人得矣

郭注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注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與不肖反順懁與達反達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懁也堅與緩緩與釬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

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爾反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注 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

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此皆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慾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偃佚不能俯執者也因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内也勇動多怨言怯而静乃厚其身也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侻然大悟解之貌肖釋散也隨者泯泯與化俱也遭者每在節上注乃悟也

呂注　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爲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内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爲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爲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知

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義所惡者非惡要在强行者有志以遺其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爲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爲吾與造物爲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循本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儛秉車而軒儛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弗受豈以爵命自驕孰協誰能如之也耳目口鼻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即是凶德美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知衰子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爲過人因以是窮此中言窮

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佒者偃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中言達有三必也下又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唯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傀偉自任達於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𧾷戔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形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方思善窮有八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三者達之必也形有六府形者表暴於外之名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蓄藏於中不免表暴於外也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故惟達者免乎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賤達命者吉凶好惡無無思無營而與天遊也

筆乘丈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為

德之賊也釋氏所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收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云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稺治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

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緯蕭也蕭荻蒿也鍛捶碎之也驪龍黑龍也

郭注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呂注世之冒險探嘗以徼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穉人不亦謬乎

口義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也緯蕭織蘆爲箔也得珠過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奚微之有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注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呂注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死爲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注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非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注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為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之為齎送非虛言也彼患為

爲螻蟻之食則不免乎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則平之至於以徵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爲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則其徵也不徵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人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爲神神也明者唯爲之使而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管見總論 首以饋衆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户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爲秋柏適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保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舐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舐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

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知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頒而俚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名迹也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亦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爭奪之一偏體神用明顯乎微之不謬比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

度六通四辟闕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注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本數明故

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也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鄒魯縉紳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既散百家之學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聖賢不明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部舉也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偏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難遇故闇鬱聖王之道大體者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畱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呂注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

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眞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爲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

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爲道術裂矣

循本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總說天人神人至人也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說聖人也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二計分曉也相齒相列也以事爲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爲意者以老弱孤寡爲念也民之理首治民之道

也以上說君子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歎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即美也自爲方自爲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歎之詞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骨釐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

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毁古之禮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壁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觳恪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胈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别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大循一作大順非樂節用墨子篇名槖招一作槖耜九聚也所治非一故曰雜跂屐同木曰跂

麻曰蹻鞋下稱也巨子墨道成者猶云碩儒

郭注勤儉則瘁故不睥也觭偶也勤儉則財有餘而急有備大過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鬭忿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鬭爲非不怒言但自刻也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故博而不異不與先王同者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令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觳無潤也不可爲聖人之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離於天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爲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也以自苦爲極謂自苦爲盡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適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皆能辯

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尸主也為其後世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亂之上任衆適性上也今墨反之故為治之下為其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輩也枯槁不含所以為真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者也

呂注 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腓於度數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得一察焉以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為非樂至博不異皆為之大過已之大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已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為之以約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為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使人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爲之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如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爲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是爲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則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夫勤儉固難爲而墨子優爲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循本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萬物不以外物爲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其急務而不爲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爲之太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爲非樂言所作爲皆非可樂之事也不異不與先王同不異於衆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也教人以薄

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己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㲉朴也去王也遠此不與先王同也素相以盛衣服之器九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如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跂蹻爲服服事也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五等諸侯左傳所謂五侯九伯也不作不違也不違則相應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爲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亂之上治之下亂多而治少也真天下之好好爲治者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宋鈃(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悅)下教雖天下不取强(上聲)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

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注忮逆也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華山上下均平别宥為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强以其道胹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見侮不辱以活民為急也歎鬬寢兵所謂胹調也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胹調之理然也凡厭强見所謂不辱也不困其自化而强慰之則其功太重也固置五升之飯斯明自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已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救世之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注 不爲俗所累不求飾於物非誠以及人在醜而下爭願人安養而不求求飾其心有不然則以爲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苟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爲物無所不容則妄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胹合驩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爲主非而宗之以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舍此所謂調胹之道也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爲人太多爲己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飢死爲憂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循本 白心暴白其心也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故曰華山之冠別宥別善惡宥不及也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心之行心之用胹熟也舊本作日傍者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

飲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心以為之主也自言日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饑而隨之日夜不休曰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其學有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與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

不徧敎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笭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追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吐雷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闃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輐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人不聚觀一作不見觀

郭注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徧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泠汰

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誤傑無任言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横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腭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爲詭怪得不敎謂得自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以爲首也窢然逆風所動之聲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也軏斷無圭角也題是也道無不在而云塊不失道所以爲不知槩嘗有聞言不至也

呂注 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爲一不顧不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者三子所悅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遐則不徧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已而緣於不得已泠汰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撥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爲道二子以道爲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已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所以復而其芸芸乃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爲道理以爲知不知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謑髁不足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弃知去己也椎拍輐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輐治之輐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智慮前後魏然而已椎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爲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弃之者乃所以爲聖知也則奚以異於

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
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
而已其風窢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
不言之說至於所爲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
於魭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空虛不毁萬物爲
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魭斷爲我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是未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耳三子雖非知道
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鈃尹文非唯不知道又未
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
滑釐制行舉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真爲
甚故論道術爲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
則爲知道田愼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

循本 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
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
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
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者清泠

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畧也若畧知則必有畧傷彭蒙田駢慎到患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黄老見尹文子及荀子謑忍恥也髁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縱脫無行縱肆脫畧不事行檢也椎拍之輐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也彼以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却相與笑慎到所為以為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詭而已田駢亦然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閴然不可得而覩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之人不復聚觀而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動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

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寛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注 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在己無居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也其應若響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言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

下樂非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非肩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術也取實者惟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用之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羣實也無厭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咎理根爲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爲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迕逆則跡水氣無與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蹤無涯爲鋭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注 以道爲精則以物爲粗以物爲粗則以無物爲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爲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

時有馬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莫能拔矣一與言爲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

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

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異乎椎拍輐斷以爲道者也關尹于十一句皆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

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根谿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

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爲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

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已以爲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由全免咎是

所謂禍以深爲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爲紀則無事於鋭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爲精而澹然獨

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嘆曰古之博大真人哉

循本㝠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所謂玄牝也笑巧笑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侵削於人也

芴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謬悠若忘於情實者荒唐無域畔也莊端正也瓌瑋奇特也連犿宛轉貌與物相從不進也

郭注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卮言重言寓言俱適至理正當萬物之性

命也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也形犀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世之務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乎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柰其靜明其汪汪然為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呂注 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詞時恣縱而不儻蓋皆有對不以觭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危言愉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敖倪猶睥睨也不譴是非所以犀於世俗著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連犿謂無間隙犿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諔詭言之

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爲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歴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

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黒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

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呂注 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空其以天地為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今施恃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其塗隩謂非六

道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爲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博且辯猶一蚉一虻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爲本多爲末則一雖不足爲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逐末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絶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　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爲物爲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

出於人之私以爲差別而已施持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爲名此古人所不爲故不曰古之道術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喪其本真也

循本 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於理逐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致千里方腴者日炭可腴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晃物之生死皆合之爲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爲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汎愛萬物則天地與吾一體矣此下所論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語柄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爲三足郢本侯國而

稱為王是有天下之號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鳥獸之生有尾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鉤有鬚卵有毛此説之難持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注云鉤有鬚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鬚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蹍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眡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為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為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為圓鑿非圓枘而枘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黄者二也彼曰黄耳而黄之者人也非

三獸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白狗可以名之爲黑駒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棰不爲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天地其壯乎言吾之强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强於物有飾於辯也塗路也迂曲也言施不所由之路迂曲不正也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惠施不能安其爲一偏而欲牢籠萬物以爲能也莊子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横者可見矣編末叙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之後固未嘗敢以上擬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

洪邁 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

筆乘 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辯者多屬臆說范無隱與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外駁不中之言悉用辯為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來為近於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陸德明 子玄之注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嘗從之遊說余亦晚覩貴遊之妄訣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揆而言其道外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

衰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那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淡玄之路從事侯有辭之敘雖談無賞辯而數無虛唱然其文易覺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袪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

劉槩總論 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數筆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偏然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古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仕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

後集大成蓋粦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爲清靜墜於田彭於是宋鈃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爲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莊子翼卷八